

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

<p>陳搏先生姓陳名搏，字圖南，號扶搖子，亳州真源人也，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普州崇龕人，恐是後來隱居之所。生而不能言，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，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，自是能言，聰悟過人。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一云自束髮不為兒戲。年十五，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，莫不通究。親喪，先生曰：吾向所學，足以記姓名而已，吾將棄此，遊泰山之巔、長松之下，與安期、黃石輩論出世法，合不死藥，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、出入生死輪迴間哉？乃盡其家業，散以遺人，惟攜一石鐺而去。唐士大夫挹其清風，欲識先生面，如景星彩雲之出，爭先睹之為快，先生皆不與之友。由是謝絕人事，野冠草服，行歌坐樂，日遊市肆，若入無人之境。或上酒樓，或宿野店，多游京國間。後唐明宗聞先生名，親為手詔召，先生至，長揖人主，明宗待之愈謹，賜先生號清虛處士，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，先生為表謝上云：趙國名姬，漢庭淑女，行尤婉美，身本良家，一入深宮，久膺富貴，昔居天上，今落人間，臣不敢納於私家，謹用安之別館。臣性如麋鹿，迹若萍蓬，飄若從風之雲，泛如無纜之舸，臣送彼復歸清禁。及有詩上浼聽覽，詩云：雪為肌體玉為顙，多謝君王送到來，處士不生巫峽夢，空煩雲雨下陽臺。以書奏付宮使，即時遞去。因肆意山水間，自言遇孫君仿、鹿皮處士，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，遂往棲焉。服氣辟穀，以恬默自處，凡二十餘年。撰指玄篇八十一章、入室還丹詩五十首，又作釣潭集萬餘字，皆羅縷道妙，包括至真。嘗夜立庭間，見金人持劍，呼曰：子道成矣，當有歸成之地。先生曰：金人云歸成之地，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，吾其隱於西方乎？是時年已七十餘，俄徙居華山，得古雲臺觀基，闢荆榛而居之，以契歸成之語。時境內有虎食人，先生至，叱虎令去，自是不為害。唐開元中，李奇者隱於華陽，顏有童色，斯須行數百里，與先生遊，更相酬倡。先生常閉門臥，累月不起，周世宗顯德中，有尋訪者窺其戶，闖其無人，惟獸跡鳥聲而已，有樵於山麓者，見有遺骸塵堅，迫而視之，乃先生也，捫其心獨暖，良久氣還而起曰：睡酣，奚為擾我？州將羅彥

威以聞，世宗召見禁中，月餘方起，因問以黃白事，對曰：陛下為四海之主，當以為念，夫何留意於小道邪？資治通鑑云：陛下為天子，以治天下為務，安用此為？世宗不以為忤，拜諫議大夫，固辭，賜號白雲先生，遺還山，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。先生負經濟之才，歷五季亂，每聞一朝，輒顰眉數日，嘗作詩云：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，紫陌縱榮爭及睡，朱門雖貴不如貧。愁聞劔戟扶危主，悶聽笙歌聒醉人，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一日驢遊華陰，聞宋太祖登極，大笑曰：天下自此定矣。遂隱華山，不復出，太祖召不至。興國初，始赴召，太宗賜詩云：曾向前朝出白雲，後來蹤跡杳無聞，如今若肯隨朝詔，總把三峰賜與君。先生將至闕，上言求一靜室休息，乃賜觀於建隆觀，扃戶熟寐，月餘方起。詔服華陽巾、草履垂條，以賓禮見於延英殿，賜坐，延問甚久，時上方欲征河東，先生諫止之，會軍已興，上不樂其言，詔復令寐於御苑。及兵還，不利。經百餘日，乞歸山。太平興國四年復來，始云：河東可取。暨王師再舉，果執劉繼元、年并州。上謂宰相宋琪等曰：搏方外之士，在華山已四十餘載，度其年蓋百餘歲，語論甚高。因遣中使送至中書，琪等從容問曰：先生得玄默之道，可以教人乎？對曰：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、神仙黃白之事，非有方術可傳，假令白日沖天，亦何益於世教？聖上博達今古，深究治亂，真有道仁明之主，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，勤行，無以加此。琪等稱善，以其語白上，上益重之，下詔曰：華山隱士陳搏，晦迹丘樊，棲心岩穴，跌宕世表，涵味道腴，往在周朝，物色幽遯，嘗應鶴板之詔，終逐鴻冥之心。自爾以來，多歷年所，今復言迂高迹，來儀帝庭，不有嘉名，曷彰清範，可賜號希夷先生。上屢與之屬和詩什，上問曰：若昔堯舜之為天下，今可至否？先生云：土階三尺，茅茨不剪，其迹似不可及，然能以清靜為治，即今之堯舜也。上善其對，因出諸子使視之，先生密陳天命，實在章聖，上亦欲拜諫議大夫，固辭，乞歸山，進詩云：草澤吾皇詔，圖南搏姓陳，三峰十載客，四海一閑人，世態從來薄，詩情自得真，乞全麋鹿性，何處不稱臣？上知其不可留，即賜宴便殿，詔宰臣兩禁赴宴，為詩以寵行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，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，其願操几杖以

師事者，不可勝數。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，先生曰：極荷聖恩，臣且乞居華山。先生意甚堅，使回具奏其事，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，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遺之，安車輓輪之異，數迎先生，先生乃為表謝上曰：丁寧溫詔，盡一札之細書；曲軫宸恩，賜萬金之良藥，仰佩聖慈，俯恭增感。臣明時閑客，唐室書生，堯道昌而優容許由，漢世盛而善存四皓，嘉遯之士，何代無之，再念臣形如槁木，心若死灰，不曉仁義之淺深，安識禮儀之去就？敗荷作服，脫籜為冠，體有青毛，足無草履，倘臨軒陛，貽笑聖明，願回天聽，得隱此山，聖世優賢，不忝前古。數行丹詔，徒煩彩鳳，銜來一片閑心，已被白雲留住。獲飲舊溪之水，飽聆松下之風，詠味日月之清，笑傲雲霞之表，遂性所樂，得意何言？精神超於物外，肌體浮乎雲煙，雖潛至道之根芽，盡陶聖域之水土，敢祈睿眷，俯順愚衷，謹此以聞。先生經史浩博，尤精易學，鑒人察物，辨別聖凡。宋太祖、太宗龍潛時，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，先生與之同入酒肆，公因坐右席，先生曰：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，敢據上次乎？周世宗、宋太祖同行，先生則云：城外有三天子氣。种放初從先生，先生曰：若當逢明主，名動天庭。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所忌，子名將有物敗之。卒如其言。忠定張公詠為布衣時，先生一見而奇之。公曰：願分華山一半居，可乎？先生於公固可，及別去，贈以毫楮，公解其意曰：是將嬰我以世務。贈詩云：征吾入蜀是尋常，鼎沸笙歌救火忙，乞得東南佳麗地，亦應多謝鬢邊蒼。後果登第，以名動天下，將赴劔南，有詩寄先生云：性愚不肯林泉住，剛要清流擬致君，今日星馳劔南去，回頭慚愧華山雲。及還，有詩云：人生大抵重官榮，見我東歸夾道迎，應被華山高士笑，天真喪盡得浮名。忠定晚年疽發於首，乃出守昇州，所贈詩無有不驗者。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，過謁先生，坐中有道人，鬚髻，意象軒傲，目康肅公，連言曰：南庵。語已徑去。康肅公深異之，問曰：向來何人？先生曰：鍾離子也。康肅公惘然，欲去追之，先生笑曰：已在數千里外矣。康肅公曰：南庵何謂也？先生曰：他日自知之。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，巡行過墟里間，聞田婦呼其子曰：汝去南庵趣汝父歸。康肅公大驚，問南庵所在，視之則廢伽藍也，有碣云：某

年月日，南庵主入滅，祠其真身于此。乃康肅公生時也。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、趙諫議同詣先生，世則為僕隸，拜堦下，先生曰：侮人者自侮也。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：將來君獨首冠諸公，盡如此會也。明年世則果第一，餘皆列于次。又能逆知人意，齋中有大瓢挂壁上，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，先生謂休復曰：子來非他，蓋欲吾瓢爾。呼侍者取與之。有郭沆者，少居華陰，嘗宿觀下，中夜先生呼令趣歸，沆憚其遠，先生與之俱往。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，沆始悟其言，先生因遺以藥，使急去，可救，既至果卒，灌其藥，遂甦。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，致書幣以問休咎，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：爾為我答書云：給事此去，更不出。未幾果卒。後先生稀到人間，或然遊華陰，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，倒履門迎，既坐，先生曰：久不飲，思得少酒。睦曰：適有美酒，似知先生之來。命滌器具饌既飲，睦謂先生曰：先生居溪岩，寢止何室？出使何人守之也？先生微笑，乃索筆為詩曰：華山高處是吾宮，出即凌空跨曉風，臺榭不將金鎖閉，來時自有白雲封。睦得詩，愧謝。先生曰：子更一年，有大災，吾之此來，有意救子，子守官如是，雖有患，神理亦祐焉。睦居守廉潔清慎，視民如子，不忍鞭扑人，性又明敏故也。先生乃出藥一粒曰：可以禦來歲之禍。睦起再拜受藥，服之。飲至中夜，先生如廁久而不回，遂不見。睦替回都下，忽馬驚，墮汴水，善沒者救之，得不死。先生亦時時來山下民家，至今尚有人見者，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。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，有衣冠子金礪多遊山水之間，謁古曰：願因子一見希夷先生。古曰：更待之，先生方睡，俟其覺方可見。礪曰：何時也？古云：或半歲，或三四月，近亦不暇月餘。子有所之且去，他日復來。礪乃去，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，適會先生繼至，礪伏謁甚恭，乃請於先生曰：礪向遊華山，欲見先生，會先生睡未覺，睡亦有道乎？願先生誨之，開其所未悟。先生啞然有聲，聳肩收足，昂面頹然曰：不意子孱瑣若是也，於起居寢處尚不能識，欲脫離生死、躍出輪迴，難矣。今飽食逸居，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，飢而食，倦而臥，鼾聲聞於四遠，一夕輒數覺者，名利聲色汨其神識，酒醴膏羶昏其心志，此世俗之睡也。若至人之睡，留藏金息，飲納玉液，金門牢而不可

開，土戶閉而不可啟，蒼龍守乎青宮，素虎伏於西室，真氣運轉於丹池，神水循環乎五內，呼甲丁以直其時，召百靈以其室，然後吾神出於九宮，恣遊青碧，履虛如履實，昇上若就下，冉冉與祥風遨遊，飄飄共閑雲出沒，坐至崑崙紫府，徧履福地洞天，咀日月之精華，翫煙霞之絕景，訪真人論方外之理，期仙子為異域之遊，看滄海以成塵，指陰陽而舒嘯，興欲返則足躡清風，身浮落景。故其睡也，不知歲月之遷移，安愁陵谷之改變？因子請問，為子成詩曰：常人無所重，惟睡乃為重，舉世以為息，魂離形不動。覺來無所知，貪求心愈動，堪笑塵地中，不知身是夢。又詩云：至人本無夢，其夢乃遊仙，真人亦無睡，睡則浮雲煙。爐裏長存藥，壺中別有天，欲知睡夢裏，人間第一玄。』夫大夢大覺也，小夢小覺也，吾睡真睡也，吾夢真夢也，非世夢也。先生曰：吾非久復睡，子無所往，他日訪吾，令子見真睡。先生乃去。礪塊然如醉者之醒，不知出門，遂歸其家。他日再訪先生，先生論攝生祕訣，敷演至妙之門，發明太玄之奧曰：吾某日睡，子可來。礪如期而往，至則先生已睡矣，見先生仰臥，出入無息，面色紅瑩，礪拜禮於床下而去。又一日，有一客訪先生，適值其睡，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，則以墨筆烏塗於紙，如是數次，滿紙烏塗莫辨，客怪而請問之，仙人曰：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。先生暇日間喜遨遊，得興吟詠，遇景成句，嘗題西峰詩云：為愛西峰好，吟頭盡日昂，岩花紅作陣，溪水綠成行，幾夜礙新月，半川無夕陽，寄言嘉遯客，此處是仙鄉。又餘聯：半夜天香入岩谷，西風吹落嶺頭蓮，空愛掌痕侵碧漢，無人增嘆巨靈神。先生時遇毛女，因贈之詩云：藥茜不滿筥，又更上危巔，回指歸去路，相將入翠煙。又詩云：曾折松枝為寶櫛，又編櫛葉作羅襦，有時問著秦宮事，笑撚仙花望太虛。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，雖數百里，頃刻輒到，世以為神仙，常數至先生齋，酬倡如交友。先生曾當春月，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，見壺公、赤松子、呂洞賓相繼而至，四仙言語未久，有地神獻一菓盤、酒一器，四仙飲酌半酣，各賦詩一首，先生曰：春暖群花半開，逍遙石上徘徊，曾垂玉勒金闕，閑踏青沙碧苔，洞中睡來幾載，流霞獨飲千杯，逢人莫說人事，笑指白雲去來。壺公曰：壺中自有樓臺，四季群花競開，

閑時即飲瓊液，醉後或臥青苔，逍遙非關名利，落魄不染塵埃，逢人莫說人事，笑指白雲去來。赤松子曰：乍離南山竹齋，因過舊隱天台，洞中美酒纔熟，路上群花半開，我骨非是凡骨，君才亦是仙才，逢人莫說人事，笑指白雲去來。呂洞賓曰：落魄直至此來，曾經幾度花開，悶便著錢沽酒，恣意千杯萬杯，閑遊八十一天，醉上茅君醮臺，逢人莫說人事，笑指白雲去來。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：今日有佳客至，當速見報。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，叩門賈未及報，其人倏爾而去，先生遽令出，追之一里餘，復遇老人衣鹿皮，因問曰：前去者尚未遠否？老人曰：此神仙李八百也，動則行八百里。言竟，老人亦失所在，又悟老人鹿衣者，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。先生曰：吾其不可名留世矣。端拱元年，一日語門人曰：吾來歲中元後，當遊峨嵋。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，既成，先生往造之曰：鑿石太華，斯谷猶為勝處，吾其歸於此乎？即草遺表，其略云：臣大數有期，聖朝難戀，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。又草奏疏，人莫見其言，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，上獨覽久之，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，仍賜紫服，并賜號曰悟真，又予錢五百萬，俾營北極殿，以終其志。先生初欲示化，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，至期，以左手支頤而終，逮七日，容色不變，其肢體尚溫，有五色雲蔽其谷口，彌月不散，享年一百一十八歲。使得昇繼其觀事。先生明易，以數字授穆伯長，穆授李挺之，李授康節，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，种授廬江許堅，許授范，為此一枝傳於南方也。後有中使至峨嵋山，有客入謁，衣冠甚偉，自稱東明專相，然多語華山事，數日方悟曰：此華山陳先生。遽令召之，已不知其所往矣。祥符中，真宗祀汾睢回，再幸雲臺，瞻先生之遺像，詔除其觀田租，召對道士賈得昇，并賜武子華等紫服，俾建聖祖并真宗本命、星官、元辰三殿，又繪睟容於北壁。先是，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：吾行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，云北極開同紫微帝君，汝可以前後所賜，市材立北極殿。又曰：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為祈真之館，今吾復遇北辰，此觀其興矣，惟汝當得之。逮真宗臨幸，果三十年，得昇當之，其逆知來物，多類此。臣道一曰：陳搏粹於道德，以睡翫世，樵者捫心，則曰：睡酣，奚為擾我？宋太后召

至闕，則扃戶熟寐月餘。希夷之號，雅稱其旨，然託迹於睡，其意必有在也。道德經曰：眾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，眾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豈非陳搏睡之義乎？蘇澄隱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，通老、莊，又善攝養，宋開寶二年閏五月，太祖駐鎮陽，召之掖陞殿，上曰：師踰八十，容貌甚少，是能養生，宜以術教朕。澄隱曰：臣之養生，不過精思煉氣而已，帝王之養生，則異於是。老子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欲而民自正。無為無欲，凝神太和，帝軒帝堯，享國永年，皆得此道。上嘉之，寵賜殊厚。出皇朝通鑑。劉若拙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，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，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，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。若拙蜀人，自號華蓋先生，善服氣，年九十餘不衰，步履輕疾，每水旱必召於禁中，設壇致禱，其法精審。出皇朝通鑑。張白張白字虛白，自稱白雲子，清河人也，沈靜，博學能文。兩舉進士不第，會親喪，乃泣而自謂曰：祿以養親，今親不逮，干祿何為？遂辟穀不食，以養氣全神為事，道家之書，無不研讀。宋太祖開寶中，南游荆渚，時鄉人韓可玘為通守，延納甚懽，會朝廷弔伐江吳，軍國多事，因褫儒服為道士，適武陵寓龍興觀，郡守劉侍郎墀、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，嘗以方鑑遣延福曰：收之，可以辟邪。白韜真自晦，窮日沈湎于酒，落魄無所拘，每醉於市上，不問親疎，輒指而慢罵，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，有識者多異之。每遇風雪，若寒則必破冰深入，安坐水中，永日方出，衣襦沾濕，氣如蒸炊，指顧之間，悉已乾燥。或與為戲，仰視正立，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，略不少偃。又或仰舒一足，令三四人舉之，眾但面赧而足不動。居常入崔家酒肆，賞飲無量，一日力欲償酒直，崔氏之酒保白其主曰：尊師每來即酒，客倍如常日，而所獲之息不少。崔氏聞之，既不敢算分文。忽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：武陵溪畔崔家酒，地上應無天上有，南來道士飲數斗，醉臥白雲深洞口。自是沽者猶倍。南嶽道士唐允昇、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，慕其人，常與之遊。白天才敏瞻，思如湧泉，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篇，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首句，一篇云：武陵春色裏，十二酒家樓，大醉方回首，逢人懶點頭。是非都不管，名利頓然休，戴箇星冠子，浮沈逐世流。白出語成章，卒皆平易有道理，故不

類尋常狂醉人言也。後一旦稱疾，亟語主觀者曰：我必不起，慎勿焚我，恐里中親識來尋，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。言訖神逝，經數夕肢體如生，異香滿室，傾城士庶，觀覩累日。崔氏為買棺，監兵張延福出已俸，如其言瘞之，僅月餘壙所有一穴。未幾，延福復奉使江淮，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，問方鑑在否？又云斯鑑亦不久留。僕歸，具道延福，疑曰：渠死久矣，汝何見邪？尋索鑑熟視，應手而碎。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，以公事至揚州，亦遇白攜大葫蘆貨藥，亟召安飲于酒肆，話武陵舊遊，數日安告行，白曰：為我附書謝崔氏。余歸致書，崔覽之大驚，遽發棺視之，已空矣。白註昇玄、消災、護命經，夾著頌，其首篇云：太上本來真，無中有神，若能心解悟，頭上更無人。末篇云：心疑隨萬境，隨境認心緣，道非有為有，方名離種邊。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，名為丹臺集，並傳於世。混沌道士宋太祖、太宗潛耀曰，嘗與一道士游，無定姓名，自曰混沌，或曰真無，自太祖御極，不復見。上巳祓楔西沼，道士揖太祖曰：別來喜安？上亟見之，一如平昔，抵掌浩飲，上曰：我壽還得幾多？對曰：但今年十月二十夜，晴則可延一紀，不爾當速措置。上留之後苑，或見宿於木鳥窠中，數日不見。至所期之日，上御太清閣以望氣，是夕果晴，星斗明燦，上心方喜，俄而陰霾四起，天地陡變，雪雹驟降，移杖下閣，急傳宮鑰開端門，召開封王，則太宗也。延入大寢，酌酒對飲，悉屏宮宦，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時避席，有不可勝之狀。飲訖，禁漏三鼓，雪已數寸，帝引柱斧翟支雪，顧太宗曰：好做好做。遂解帶就寢，鼻息如雷，將五鼓，寂無所聞，帝已崩矣，太宗受遺詔即位。

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，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。少微善服氣引年，與陳搏齊名，然少微志尚清潔，搏嗜酒放曠，雖居室密邇，未嘗往來。少微以金丹、巨勝、南芝、玄芝等獻上，留數月遣還。出皇朝通鑑。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，常剪纸花子，於市中賣之，只買酒，與陳搏為交，往來青城山，人常見之。

</p><p></p><p><a href="/pdf/5394-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.pdf" rel="external nofo

llow" download="5394-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.pdf" target="_blank">下载本文pdf文件</p>